

剡川姚氏本戰國策

錦章圖書局
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9

1

30

25

20

15

10

剡川姚氏本

戰國策

010190611677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宗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手校本高氏注隋時上存廿一篇今塵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頗有缺者其珠似十篇注當非是本也白鮑彪注盛行莫辨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頃刻以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審寂為藝林所珍近雖重築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屏入殊死不知蓋闕之義黃居素圖乃取家藏宗祭本至銀鈔堅木行款既畫壹仍其舊其不為焉且承審知流躋者別為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肯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斃者七

於堯圖見之洵書域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堯惡為
武后造字予謂劉校寫注在兩洋時斷無此等近部
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為老巧言為辨之
類一忠告因革書字相似付會成之陸德明
論語釋文惡而見皆云古五字則非昉于阿武矣
韓明印字仲修。与用聲不協者孟惻之誤隸書
多似用故惻為修惻用本一字明与憑聲字相
近故亦稱惻憑矣尋惻之次偶舉二事皆諸
堯圖願者以教家也登天仲老竹汀錢云所序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了
古文庫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
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
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
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
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
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
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
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
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
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
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誦詭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代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去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九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

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去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寂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去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

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踈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莖惡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莖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莖乃古地字又莖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正悉注於旁辨樂水乏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覲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二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作字類本者多中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韓知軒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博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哀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朝集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兵為強是以傳一作相放效後

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无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元蘇秦結有從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眾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
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
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字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
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
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

王續周顯

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續率名也

當如字或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王續齊宣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

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劉曾集一作

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

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

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

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續後語作章華之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

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醢壺醬一作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

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曾集作離然止一作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

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劉集曾作耳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遠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

劉錢元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於秦史一作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受秦必無辭而今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穰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集增一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眾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劉子集本齊改作子劉子集本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曾錢集作西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行楚謂大梁造續高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起謂本題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元必怒作怒一齊是君以合全一作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興趙宋

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有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崇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

續史記西周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司馬翦謂楚王曰

楚一本無

何不封公子咎

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

左一謂司馬

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

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唐夫空曰王類欲

今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

也秦欲知三曾集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

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

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

可成亟云來云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

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

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

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卷第二

西周

高誘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魏為西周代為西周謂薛公韓魏西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厚多也齊必輕矣重而齊輕也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謂薛公危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秦私也無藉兵乞食秦以少兵少君臨函谷而無攻農城此今在函谷關名也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也張疆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秦秦使質之故曰歸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南境者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思德齊使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齊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所由北流入洛川也為周最謂李兌曰李兌趙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也而曾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兌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為卒甚敬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孫也游騰游騰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臣也昔智伯欲伐公由公由狄國或作仇孫也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晉以受鍾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至相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也不飲今蔡知故詐言誅楚也今秦者虎狼之國也故謂虎狼諸侯也兼有吞周之意也滅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字而憂大王中以滅亡國而為大

王憂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周君患之告蘇

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秦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高都韓邑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韓代遂往見韓相國公

中公中韓公侈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將也韓氏罷於兵倉廩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困

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

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

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

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信符是公以

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

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

養地秦昭王母也太后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最也

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白起秦將也

蘭石本屬西河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也白起今攻梁梁必

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也去柳葉

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集劉錢

養由基曰人皆劉錢下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

子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巴錢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集劉一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

攻而不得前功盡滅滅沒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山南周之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或謂周君曰

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而君自郊迎今天

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聞之也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必無

名曰謀錢劉集作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周君患之蘇秦謂集劉一作謂周君曰除道

屬之於河屬猶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

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

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臣布周也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

不取也函治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

鐵氏為齊侯號曰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冶曉越人請買之千金折

而不賣雖願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治氏屬其

知其利獨折其利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

君實立果子果周太也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

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韓史記作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

陽南陽魏王何不出於河南南史記作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為辭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魏王以上黨之

急辭之救周不周君反見梁園而樂之也梁苑魏惠王林池也園也畜禽綦母恢謂周君

曰溫園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綦母恢周臣也溫園今在河內是時

近周溫園能為君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有

患也患憂周君謀主也曰周天子也故而設以國為王杆秦杆秦杆樂也傳曰而王無

之杆也言魏為周無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

陽南陽魏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利事秦而好

小利謂形勢也小利今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園成守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而

利利錢溫園以為樂私愛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園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

園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溫園貢於魏王八十金耳

故曰是贏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園於周君而許之成也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

曾下有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周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

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

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

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弊罷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

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

宮他謂周君曰臣也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穀不熟曰鄭恃魏而輕韓

魏攻蔡而鄭亡韓哀侯有錢劉下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所滅也此皆恃援

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

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地齋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太子齊王令司馬悍劉釋以賂續一作地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也欲立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齊

三國攻秦反也三國魏韓齊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集曾錢一無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所善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

卷第三

秦一

高誘注

衛鞅三魏入秦衛鞅衛公子叔痤之子也痤仕魏相惠王痲病惠王視之曰若疾不諱誰可與為國者痤曰臣庶子鞅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若不能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云奔秦秦孝公封之於商曰商鞅衛公之後孫也或曰公孫鞅也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由辟也詩云仲

其傳一偶也賞不私親近私備也法及太子太子卒黜其傳太子犯法刑之不赦故曰法及太子并罪革大強革猶甲也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一本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劉傳商君或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太子也莅政有頃莅臨也頃言未久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莫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商君懼誅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

蘇秦始將連橫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也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武用也南有巫山黔中之限皆有塞險要也東有肴函之固肴今在滬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外今在新安東固牢堅難攻易守也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壞故曰形便也此所謂天府也府聚也天下之雄國也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吞滅也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事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旌旗文章青與赤謂之文

國策

卷三

蘇秦始將連橫

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沃野千里蓄積饒多

地勢形便

此所謂天府也

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赤與白謂之章也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大也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今

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儼然矜莊貌不以千里之道為速而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神農炎帝號也少典之

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黎民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堯善傳聖曰

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湯伐桀湯侯虎為紂卿士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

代紂道紂為惡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

言語無語劉本相結天下為一擊一也兵車之戰比相當馳傳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藏也文士並飭飭一作諸侯亂惑惑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科條既備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稠多濁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

治治也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繆厲兵效勝於戰場綴連也厲利也

王五伯伯劉錢無五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勢也故以戰績績猶

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撞擊然後可建大功建是故兵勝於外義強

於內故強於內也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誣敵國誣服制海內

子元元子元元諸侯諸侯錢劉止一元善也非兵不可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

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固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

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也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

擔橐橐囊也無底曰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狀有歸色音相近故作歸耳歸至家

妻不下維嫂不為炊飯也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

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也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為揣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

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也

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屋趙王屋抵掌而談抵據趙王大悅封為武

安君武安趙邑受相印車百乘車綿繡千純純也白壁百雙黃金萬溢萬溢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也二十兩為一溢也

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

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

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盛也黃金萬溢為用用經轉轂連騎炫燿於道

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樞樞也使趙大重重尊也且夫蘇秦特窮

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仇仇當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官

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

蛇行匍伏匍匐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

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子以子也富貴則親戚

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

之君從以欺秦欺詐也趙固負其衆特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樓之明矣約謀約也寒泉子曰不可夫

忿然含怒日夕含懷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秦將白起

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墮環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

秦惠王曰敬受命受寒泉子之敬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

也以猶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梁危不能復獲其安邑安邑在河

東近秦秦可兼取取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齊必重於王

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

不言向言以秦王之聰明為先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忠可知言利國

不忠故曰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竊

聞天下陰燕陽魏陰陽大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也臣竊

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

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園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數千百

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一本有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

其集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

勸罰無章何以沮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功無作有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

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夫斷死

與斷生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

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

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

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敵當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

甲兵頓士民病病困蓄積索索盡田疇荒墾不園倉虛四隣諸侯不服能懷也

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怪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荆

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

濁濟水清河濁一作詔足以為限限難長城鉅坊錢劉坊足以為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也勝

存亡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

庭五都續史記五引戰江南都鄧楚都也洞庭五荆王亡奔命曾作走東伏於陳當是之

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韓魏下以

中劉下有陵三晉韓三晉趙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使

魏而謀臣不為謀不為此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今一作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

社王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

軍華下華下華山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則梁可拔拔梁

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

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魏魏人也治穰相

曰欲成兩國之功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

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拔武安趙

貴賤不相信賤謂士卿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

腸脩武趙邑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代屬趙上不用一領甲

不苦一民苦勞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反曾下有為秦矣為猶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池續以比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

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害挾荆以東弱齊

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名魏氏今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

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

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劉作伯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謂趙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

復悉卒乃一作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天下固量秦錢本有

之字

力

也

也

國策

卷三

三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并軍而致一作至與戰非能厚勝之也

也厚大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一本有之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

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頓罷也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困倉

虛負日困方曰倉虛不實有也外者天下比之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苟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

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渴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

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不劉無不字傷傷也智伯帥三國之眾三國晉魏韓也以攻趙襄王於晉陽襄王趙襄子

氏邑也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也襄王錯龜數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

可降何國可降使為反間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襄子臣也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

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韓魏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之約也

殺其身故曰以成襄主之功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

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與天下

而臣昧死望願劉作臣見大王言所以舉一本無舉字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

燕以成伯王之名也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

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言

以秦兵戰死云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

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

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塞轅轅緹氏之口

斷當屯留之道屯留今魏縣南陽魏絕與南鄭今河南秦攻新城宜陽

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西周也誅周主之罪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後云新序長字作天下莫敢不

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世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弊兵

勞衆不足以成名成伯遠不足以為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劉遠

矣顧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曾錢集本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

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

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

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謁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三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韓二國周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宗也必不傷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續新序作陳叔相蜀陳莊秦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也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樗里子言也張儀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彼謂樗里疾也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走奔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害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也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固必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一本無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與王相親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秦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魏助也魏戰勝復聽於秦秦德於秦必入西河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河西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犀首公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獻致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陳軫夏人仕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曰荀息晉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適秦去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惠王孝公子也始借尊號為王故曰自以為王能害王者一本無之國者楚也楚智一本作橫一本有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與陳軫之智橫門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來必惡是二人二人陳軫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高宗

戊丁之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子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

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王也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儀不能與從事願

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

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請為子車約約具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

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順從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詈之詭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長

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為

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作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

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

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

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軫為忠一本更添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

乎集與此本同曾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卷第四

秦二

高誘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桓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其後

秦欲伐齊伐齊報曲沃也齊楚之交善善猶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

子為寡人慮之奈何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

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唯儀之所甚

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有唯獨也願為王臣無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

齊威王也唯儀之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弊邑

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權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而儀不

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絕也絕齊權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

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若此齊必弱必弱無援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

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已

也利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也曰不穀得商於之田

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陳軫後見獨不賀楚懷王曰不穀不煩

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獨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曾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與兩國秦也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止弭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反還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陰私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詈罵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曾一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初使弭口今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秦名大也都邑與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曾國必大傷傷病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為一故復合之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也棄去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寡人計也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吟吟歌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曾管與之說乎說言也有兩虎爭一作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也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名刺齊楚今戰戰必敗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害危也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寡少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悖誤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也惑亂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六國時號曰犀首窮困也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人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擣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

也也 辭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知公謂公孫衍用此三人則諸侯

義渠君之魏名義渠西戎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

情不能復得相相數本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

事於秦無征伐之秦也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燒燬猶滅壞滅壞中國為有事於秦

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義渠君曰謹聞令聞猶受也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

賂之以撫其心撫安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

李帛秦邑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盧人也字越人武扁鵲請除除治左右曰

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

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君與知之者一本無謀之而與

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而寡人

死不朽乎作乎一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介也甘茂至魏謂向

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從聽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又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

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上庸楚邑今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錢劉本作不

而賢先王先王謂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盧如中山也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言也文侯示之諉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

主君之力也今臣霸族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

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

織自若若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

曾參殺人一本無已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踰牆逃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

也而三人疑之疑猶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

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臣恐王為一本為上臣之投杼也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聽受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

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序作續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

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役事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弊極國必危矣不如許

楚漢中以懼之與楚漢中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韓失楚援故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援宜陽宜陽韓邑也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擣里疾挫我於內挫猶毀也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韓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也明日鼓之宜陽拔也拔得也

宜陽未得韓得一本作拔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息休也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擣里疾公孫衍惡甘茂謂毀之於內故而外與韓侈為怨韓侈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韓相是擣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眾盡怨之深矣無事擣里疾公孫衍無以復攻毀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楚不能為韓氏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楚恐楚作變難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健者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且將也出關遇蘇子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去猶遺之也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遺無燭者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棄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尊也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續後語魏谷注魏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強約韓魏還以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印迎齊甘茂辭不往蘇秦秦一作偽謂王曰齊謂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也德恩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

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

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犀首公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秦啓關

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休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驚魏不悅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

地必多矣

陘山之事陘山蓋趙并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

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公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

順子欲以解伐秦俱伐齊敢告下吏秦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

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續若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為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為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劉錢又作有續

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地武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

為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錢劉一作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三晉百背秦

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無秦之深讎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

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錢劉考下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

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

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為晉楚所秦得安邑善齊以安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

之腸胃腸胃喻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

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昭襄王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

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庸芮秦臣也續十曰以死

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

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

賸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為殉者也

卷第五

秦三

高誘注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子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君一本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去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

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偕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毋他慮也

魏曾錢本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無已上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儀一本無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云到恐作封字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

焉作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畢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後語作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利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胃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潤榮潤榮一作潤

也語善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一作闔於王心耶已一作錢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說一無字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聞然不敏敢執實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

已而立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知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知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

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
 五帝之聖有錢聖下而死三王之仁有錢仁下而死五伯之賢有錢賢下而死烏獲之
 力有馬力下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
 於菱水陵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爲霸使臣
 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與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與漆身無一本
 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社口累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
 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
 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至此此天以寡人恩恩後語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有劉萬下以秦卒

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馳一本無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
 反閉續李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
 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錢以欲少出師王之少出師而悉韓魏之
 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一作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
 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
 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
 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
 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
 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彊則楚附楚彊則
 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
 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
 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
 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
 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

成畢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一作內無有田單一作後語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涇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涇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

削地而無錢劉本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以無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有劉下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

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邯鄲一本無邯鄲二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一本南二字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劉一無梁餘子同也臣何為

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一本下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本無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錢一無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孺曾云恐作孺子內某士貴

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閭三人成虎十夫楛椎眾口
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執以反
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
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
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
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
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劉無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
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
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
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劉一作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
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
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

而不天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
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
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
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
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致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
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
死無憾悔劉一作身雖無憾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
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不能存殷子胥知
錢本有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
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
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
王也豈不亦忠聖一本有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

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
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今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王
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
於三子而身不遺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
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
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數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
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
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
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
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
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
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
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
墾草錢劉一作何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動吳成霸功勾踐
終倍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

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
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
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
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
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
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
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
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
為剛成君一本有居字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
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卷第六

秦四

高誘注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
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

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

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進和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

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

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

楚楚之應之果勸果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

大勝有薛公入魏而出齊女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秦昭王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

出齊女以為妻而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

縣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已魏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也魏之臣

薛公在魏故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與與佐也魏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也魏之臣

懼而復之復之有芻必以魏殺世事秦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終以齊奉事

主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憚韓春計故其事無功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河東地以甲三國與之成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不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

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河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

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

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必決卒

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時強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魏齊魏臣也孰與孟

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

皆曰甚然甚謂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對曰三之料

天下過矣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中行氏中

圍趙襄子於晉陽智伯殺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決晉水以

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范韓子

駭乘三人共載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

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

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去魏桓子肘韓康子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

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報也身死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

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此乃

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秦絕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

南陽南陽陘山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與上洛也營營管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

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魏

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財之至也資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

秦王曰善昭王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

致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楚怒秦合周取為楚王曰魏

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

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

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是便計也秦王

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

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

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與楚不復尊秦無楚援楚知

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趙正也即位二王能使臣無

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其實而無

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

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推耨之勢鈔苗器也音括續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

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

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

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媯媯通於媯毒開之於

母掩威於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兼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資臣萬金資而遊聽之韓魏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納

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圖於秦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

供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

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魏頓

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

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

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

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

先帝文王莊王王身二世而不接地於齊世今之王古之帝故成言先帝

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秦朝是王不用甲

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

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

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

城而魏氏服矣皆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殺也集聚不敢殺助王之威亦憚矣皆難也六國諸侯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滅而肥仁義之誠作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

臣天下之主謂諸侯也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鮮少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

也卒殺於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

於後也設劉孫作貪食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

魏反之殺智伯瑤於豳臺之上晉陽下臺名豳地作渠以灌晉陽城今王妬

不涉諱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躡躡

兔遇犬獲之喻狡兔免騰躍躡躡無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獲人如毀

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

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

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

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

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陽

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

得地地與不得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

字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

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以肥韓魏於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海倚河而

無後患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治事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言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強大足以

禁秦使不得稱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強盛也一舉眾而注地

於楚也注屬事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反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

合而為一臨以劉本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襟作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

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侯為秦察諸侯動靜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許陽

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也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

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地壤是王之地一

任兩海東海一注東海要絕天下也取要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正也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

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眾而昔者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

趙氏亦嘗嘗亦作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

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

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

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會

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公本

田和也始伐魏代齊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公本

臣陳侯齊侯也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

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而大

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格道不
通平際際一本無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振委南聽罪聽罪於西
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於是夫積薄而為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襄
而為曾劉本多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臍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卷第七

秦五

高誘注

謂秦王曰秦始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伯
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鄰者
德大不驕驕服能服鄰今王廣德曾一作失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
恤楚交忿也恤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昭智伯瑤子也中行寅之子也范范吉射
之後以苛為察以冠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襄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
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
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
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勝吳王夫差差越勝之句踐奔走於

其國遠救之越人殺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
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天子於孟津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
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
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議雍天下之
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西周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謂諸
侯也諸侯之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
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
事也伯吳王夫差智智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
十里適為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
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驕約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何以
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
敵強弱等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
宋則韓氏鏢韓氏鏢則楚孤而受兵也鏢消鏢也言其弱韓弱楚先得齊則魏
氏鏢魏氏鏢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
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辨中秦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

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

也若其遇桀紂則必誅紂有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蓬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也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謂公孫消也數伐有功謂公孫消也

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為秦相者不為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

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公何不以秦楚之

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許許管子七臣七主篇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失勢注約秦魏魏

太子為質秦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強魏臣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也敗秦而

利魏魏必負之負昔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

質令之留於酸棗留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魏太子昭衍見梁

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昭衍魏太子王曰為期昭衍魏太子與我約矣曰秦疑於

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昭衍魏太子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

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魏太子

倍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嬴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

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侯子秦太子也今子無母於中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可以有秦國治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

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皇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羨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

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董也朝說有

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陽

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輔也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

奔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也是子異

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

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使

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持抱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

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恩德是自為德講講誠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

也謂死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國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王

后悅其狀鬼狀高其知大高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而自子楚女也故曰吾楚人乃變其

名曰楚王使子誦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誦王罷之乃

留止止曾問曰陛下嘗軻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軻車止仕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

存勞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

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

十二縣官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信

也丹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樂快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曰君侯何不快甚也

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

肯行張卿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

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

武安君武安君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

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

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

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

死於杜郵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

死於杜郵也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幣貨

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為張見趙王

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

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

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怪異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

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

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二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秦下甲而攻趙甲司空馬說趙王

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

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

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
 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
 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
 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作地秦受
 地而郟郟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諸侯必
 懼懼而相抃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臣請大王約從約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云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
 賂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
 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也趙王不能將趙不有司空馬曰
 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
 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數料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
 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
 趙王曲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殺武安君果惡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將軍戰勝王

觴將軍觴酒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緜病鈎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緜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續上若不信
 緜請以出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捫捫曾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
 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明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
 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趣甚疾出諷門也右舉劍將
 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
 趙為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嗟無乎司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
 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別見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靡為之奈何群臣莫對
 姚姚劉曾本賈對曰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
 兵絕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舞劉本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
 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封劉一作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知
 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
 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

而逐趙臣而見趙臣而見逐者大梁為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

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劉作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

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

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龍

也糾聞讒而殺其忠臣也糾聞讒而殺其忠臣也糾聞讒而殺其忠臣也糾聞讒而殺其忠臣

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非言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為老婦之逐朝歌之

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而斥逐也棘津之讎不庸不食餌賣庸作

又不能文王用之而王下王有天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也為市賣僧求其小利

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也

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

君不用傳之門自當於秦号五羊大夫於穆公伯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

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醜辱天下湯時隱士

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功立成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湯時隱士

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

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

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

卷第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

而封於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有

功於國有而字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嬰子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

用申縛者大臣與弗一本作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申縛致力盡用也今

嬰子逐逐子曾本今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

楚王因弗逐弗逐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公孫開曰封之成

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之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謂

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通齊人有請者

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言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

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還反君曰客有於此無於此也止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准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而數覽覽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辨古今人表作昆靖郭君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

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

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於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

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幾何齊

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

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必固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懷齊貌辨見宣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辭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

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

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

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昭陽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也雖惡

於後王言為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

薛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不聽宣王大息動於顏

色發動猶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不知也客肯肯為寡

人來靖郭君乎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

靖郭君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

因請相之請以為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七日謝病強辭位強猶固靖郭

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

宣王相靖郭君也

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

祀田氏有之故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曰弗救則

我不利段干姓綸名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備其於齊何利利一無哉田

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郊軍也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襄陵魏

東縣弊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

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

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晚早速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

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齊田臣思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

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云必東愬於齊愬我因

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弊受承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

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東愬於

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韓魏

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

成侯鄒忌為齊相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

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之謀君可以有功有勝魏戰不勝田忌不進

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

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金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

亦一無驗其辭於王前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

東伐敗於馬陵太子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

於主魏也主者循軌之途也鎡擊摩車而相過軌途轍之道也鎡使彼罷弊先

先曾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

重踵高宛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若

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從聽

田忌云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

請為一為下留一留下楚留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

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

國策

卷八

三

也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

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

所進仕者以作亦幾何人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弊塞斷弊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長脩身體狀麗曰逸朝服衣冠窺鏡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

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公字無也城北徐公

齊國之美麗者也忌忌字無不自信而復復字無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

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客字無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上一無以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無

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之也妾之美我者畏我

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索於是是是二字於入朝見威威字無王曰臣誠

知不如情劉作臣知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下人蔽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

能能一無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舉也舉寡人之過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

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諫字無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循作端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

此所謂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擊與秦交和而舍

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名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

以章同欲襲秦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章子為然威王不應答頃之間侯者復言章子以

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此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發將而擊之遺發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審明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

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武王也左右曰何以知之

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也吾有之字使者一無章

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

死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

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張巧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齊

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

君之謀過矣失過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

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

魯足下豈如令作令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

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

大矣全衆為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甚大也

魯君以為然身退師親退師不復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曰古之王

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

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

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憂患

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割以附益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

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

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堯舜禹湯高辛帝嚳堯帝舜也三王夏商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豷齊桓晉文者皆強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伐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

韓梁䟽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

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南面而孤楚韓梁南面向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生也願王熟慮之慮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

親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親親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

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連構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

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

陵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國疾如錐矢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

散風雨喻解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臣

竊度之計度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

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踰

者臨淄之途車聲聲劉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揮振也言家數而富志高而揚當道擊相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

當敵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

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闡至闡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也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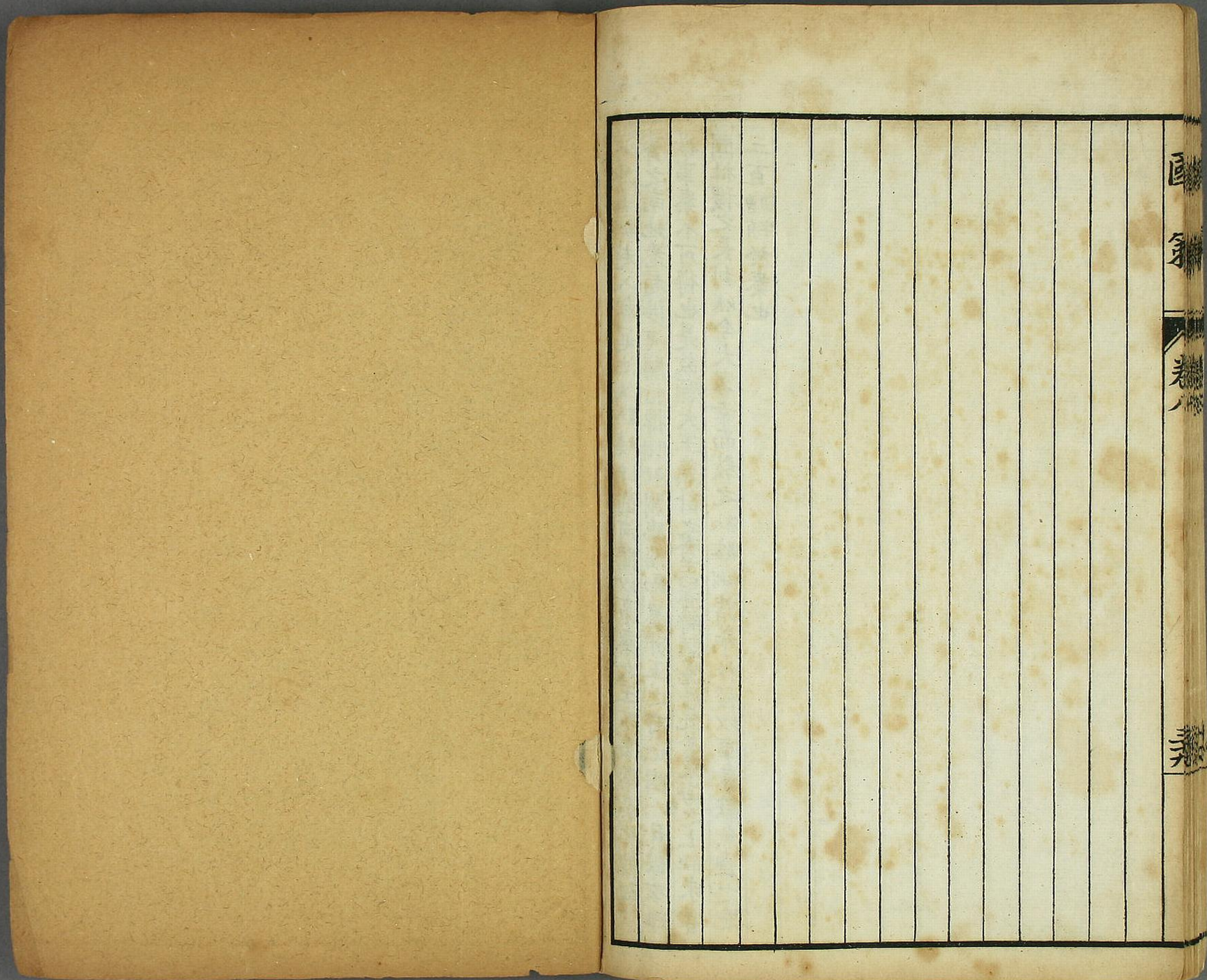
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獨獨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強大王大臣父兄躬眾富樂無過齊者然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從人說大王者為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

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

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曾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附託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今大客幸而教之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

三百曾字於秦也



國

第

卷

第

